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四辑 新汉译美欧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白鲸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美】赫尔曼·梅尔维尔

延边人民出版社

# 白 鲸

容新芳 温荣耀 译

I712.44  
MEW2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 / (美) 梅尔维尔 (Melville, H.) 著; 荣新芳, 温荣耀译.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美欧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79-1

I. 白… II. ①梅…②容…③温…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266 号

.....

新汉译美欧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315.5 字数: 908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79-1/I·176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 主要人物关系表

- 亚哈——“裴廓德号”捕鲸船船长  
斯达巴克——“裴廓德号”捕鲸船大副  
斯塔布——“裴廓德号”捕鲸船二副  
弗拉斯克——“裴廓德号”捕鲸船三副  
以实玛利——“裴廓德号”捕鲸船水手，小说的叙述者  
魁魁格——“裴廓德号”黑人标枪手  
以利亚——预言家，原“裴廓德号”水手  
法勒——退休水手，原“裴廓德号”船长  
比勒达——“裴廓德号”股东老板

## 第一章 若即若离的诱惑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数年前——也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钱袋里只有一点点钱，或者说是没有钱，岸上呢，也没有什么使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的水上部分。这就是我用来驱除肝火，调节血液循环的办法。每当我发现我的面部变得扭曲；每当我的心情像 11 月的天气那样沉闷和困惑不解；每当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止步于棺材店门前，每逢葬礼便尾随而去；尤其是每当我忧郁症占据了上风，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我的行为，以免我跑到街上，故意把人们的帽子一顶顶地掀掉——我认为，这便是我尽快出海的时候了。这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替代品。当年伽图就是一边吟诵哲文，一边拔剑自刎的；我呢，却静静地上了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了解其中的奥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个时候，对大海抱有和我相似的感情。

喏，这就是曼哈托斯岛城。码头众多，排列四周，宛如珊瑚礁环绕的西印度群岛；商业浪潮汹涌，将其团团围住。左右两条的街道把你引向水边。曼哈托斯最远的商业区在炮台。几个小时前那儿还是远离陆地，现在，你见到的景色却是，微风拂面，凉爽宜人，风浪拍打着那宏伟的防波堤。

不妨在一个轻松的休息日下午，去城里兜上一圈。从科利亚斯·胡克出发到科思蒂斯·斯利普，再从那儿经过怀特豪尔向北。你看到些什么呢？——那城镇的周围像布满了无声的哨兵一般，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望着大海出神。有的靠着木桩；有的坐在凸式码头的尽头；有的望着中国船的舷墙；有的爬上高高的索具，仿佛要把整个海景尽收眼底。但是，这些都是陆地人，他们周日都被禁锢在木架泥糊的屋子里——拴在柜台边，钉在木凳上，扎在写字台上。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翠绿的田野消失了吗？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瞧啊！又有一群人来喽，他们径直奔向海边，似乎要去跳水似的。怪事！没有任何东西可使他们满意，只有陆地的尽头才称他们的心。在仓库那边的庇荫处闲逛一番也不够味。不够的。只要不掉进海里，他们是一定要尽可能贴近大海的。他们站在那里——连绵几英里，连绵十几英里都是。所有这些内地人，他们来自大街小巷，东西南北。然而，他们却汇集于大海的岸边。请告诉我，是不是所有那些船的罗盘的磁力把他们吸引到这儿的？

再说呀，比如你身处乡下，生活在湖泊密布的高原。那么，随便你走哪条路，十有九条会把你引向溪谷，而后把你引到溪流的深潭边。这里可真有一种魔力。不妨找个最为心不在焉的人，让他醉于沉思之中——这个人站起来，迈动双脚，他会准确无误地把你引向水边，如果那一带有水的话。假如你身处美洲大漠，并感到口干舌燥，而且你的商队里又恰巧有个形而上学的教授，请做一做这个实验。这儿不会有错的，就像大家都熟悉的那样，沉思和水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有位画家，他想为你画一幅萨科河谷中最令人心宁神静，绿树掩映，幽静迷人的田园风景。在这幅画中他会把什么内容当做其主要成分呢？那边画的是树林，株株树身却是空的，仿佛那里面有位隐士和耶稣受难像；这儿睡着他的草地，那儿睡着他的牛群；那边的小屋升起了带有睡意的炊烟。一条迷津小径，弯弯曲曲地进入远处的树林，向着那沐浴在绿色中的重峦叠嶂延伸而去。可是，尽管这幅画面美如仙境，尽管这株松树把它的声声叹息像落叶似的撒在牧羊人的头上，然而，除非那牧羊人的眼睛注视着面前那条富有魔力的溪流，否则，这一切均为枉然。6月里，请光顾一下大草原吧。在没膝的卷丹草中艰难跋涉几十英里——这里缺少哪种有诱惑力的东西呢？——水——你不会找到一滴水。如果尼亚加拉只是一帘黄沙瀑布，你会不远千里，前去欣赏它吗？田纳西州的那个穷诗人，在突然得到两大把银子时，为什么会有此念头：究竟是买一件他急需的大衣，还是把钱花在去洛克韦海滩的远足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有时发疯似地闹着出海呢？为什么你初次登船旅行，第一次听人说你和你的船已经望不到陆地了，你心中会感到一种神

秘的震颤呢？为什么古波斯人把大海奉为神圣？为什么希腊人赋予海独立的神性，并把他视为约瑟的亲兄弟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有那那西萨斯的故事，其意义就更为深刻了。他因抓不到水中那折磨人但又柔美的影子而跳进水中被淹死了。那个影像也正是我们自己在江河海洋里所看到的影像。它是那抓不住的生命中的幻影；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在。

我说，每当我的眼睛变得朦胧，肺部开始敏感的时候，我就有到海上去的习惯。我并不想让人得出我是以船客的身份到海上去的结论。因为去做船客，就得有钱袋，可那钱袋也只不过是一块破布而已，除非钱袋里有钱。还有，船客还会晕船——变得爱吵爱闹——夜里不睡觉——一般说来，这不会有什么乐趣可言；——不，我从来没有到海上去做过船客，也从来没有做过船队总指挥、船长或厨师，虽然我还可说是一位老水手。我宁愿把这些职司拱手让给那些喜欢荣耀，喜欢殊荣的人。就我而言，我讨厌各种各样的、尊贵的、叫人敬重的劳动、考验和折磨。我能够照顾好自己就够我受的了，更管不了什么大船、三桅船、两桅方帆船、纵帆式小桅船等等。至于做厨师——我承认做厨师相当光荣，而且在船上，厨师也算得上是个头目——可是，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烤鸡的雅兴；——鸡一旦烤好，黄油涂得很有见地，盐和胡椒也加得恰到好处，那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加起劲地称赞它，虽不至于五体投地，也可说是心悦诚服的。古埃及人当初就是由于对烤朱鹭烧河马有种崇拜偶像似的偏爱，所以到今天你还在那些金字塔中，也就是他们那些巨大的烧烤房里看见这些动物的木乃伊。

不，我到海上去，总是当一名普通的水手，站在船舵前，钻进前甲板的船头楼，爬上更上桅的桅顶。不错，他们还会把我呼来唤去，叫我从一根圆木跳到另一根圆木，就像五月里草地上的蚱蜢一样。最初，这种事情确实不太令人愉快。它触动一个人的自尊，尤其是，如果你出身陆地上的名门望族，比如什么凡·伦塞勒家族，伦道夫家族，哈狄卡纽特家族等。还不止这些，如果你的手伸入柏油罐子之前，你一直在指手画脚，逞一位小学校长的威风，甚至让个子最高的男孩子也畏惧地站在你面前，那你就更没面子了。我向你保证，从小学校长

到水手这一过程是痛苦的。需要具有赛内加和那些苦行学派的坚强道行,才能使你做到含笑而忍。不过,就是这一点也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如果某位大块头的船长命令我去拿把扫帚打扫甲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要是把这件事拿到《新约》的天平上称一称的话,这种羞辱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你认为,因为我迅速而尊敬地服从了那大块头船长的命令,迦百列天使长会瞧不起我吗?谁又不是奴隶?请告诉我。唔,那么,不管船长们如何使唤我——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拳打脚踢,如果我清楚这算不了什么,其他人也这样或那样被奴役着——也就是说,从形而下或形而上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是受奴役的——我便感到心满意足了。因此,重重的击打在我们中间轮过一番之后,大家应该相互按摩一下对方的肩胛骨,感到心安理得。

再说,我之所以出海做水手,是因为他们总是付钱给我以酬劳我的辛苦,可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们付给船客一个子儿。相反,船客必须自己付钱。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付钱给别人和别人付钱给你是截然不同的。付钱给别人这种行为也许就是那两个偷果园的贼带给我们的令人不舒服的苦痛。但是,考虑到我们都诚挚地相信钱是尘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有钱的人是绝对不能进入天堂的,一个人接受钱时的那种温文尔雅的举止倒是妙不可言的。啊!我们是多么高兴地把自已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呀!

最后,我之所以总是出海做水手,是因为那有益于健康的操劳和船头楼甲板上的纯净空气。由于这个世界上顶风要比顺风来得多(那就是说,如果你永远不违背毕达哥拉斯的格言),因此,在极大程度上,后甲板的总指挥呼吸只是船头楼的水手呼吸过的空气。然而,他却以为他先呼吸到新鲜空气。可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别的事情上,老百姓也是这样领导他们的领袖的,而那些领袖却对此毫无察觉。可是,我以前出海一直是做商船水手,现在我怎么会异想天开,要去做一次捕鲸的航行呢。司命运之神那位隐形警官一直在监视着我,秘密跟踪着我,还难以解释地左右着我。他对这一点会作出比别人更好的解释。而且,毫无疑问,我这次捕鲸之行是上天很久以前就



已经拟定好伟大的节目单的一部分。它是穿插在两个大型节目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和独唱，想来节目单上的这个部分肯定是这样写的：

美国总统大选

以实玛利的捕鲸之行

阿富汗血战记

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那些舞台经理、司命运之神，派我担任捕鲸航行中这一寒酸的角色，而别人却被派去扮演崇高悲剧中的华贵角色，扮演附庸风雅的喜剧中的轻松角色，扮演讽刺剧里的丑角——虽然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然而，回想起这种种情形，我对那些以各种伪装狡黠地呈现在我面前的目的和动机也略有端倪。这种目的和动机除了哄骗我去幻想这是我自己的独立、公正的意志和敏锐的判断的抉择，还诱使我开始扮演起我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动机之首是有关那条大鲸本身的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这样一个预兆不祥而又神秘可怕的怪物激起了我所有的猎奇心。还有那任大鲸随意滚动它那岛屿般躯体的遥远而荒蛮的大海，与大鲸有关的不可言表和难以名状的惊险以及在巴塔哥尼亚一带听到和见到的那些数不清的声色俱全的传奇，都影响了我的抉择。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这类事情也许不可能成为诱惑物；但是，就我而言，一切遥远的东西永远折磨得我痛痒难熬，苦恼不已。我就喜欢航行在烟波浩淼的重洋，涉足蛮野的海岸。我并不是分不清好歹，我是长于认识恐怖，并与之结交为伴——只要人们允许我——因为一个人投宿于一地，并能与此地的居民友好相处，才是恰当可取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捕鲸航行被我欣然接受，通往那神奇境地的大闸门豁然洞开。在那影响我作出抉择的狂想里，无尽的大鲸列阵而来，成双成对地游入我灵魂的深处。其中有一庞大的、面门突出的幻影，犹如雪山一般，耸立在云霄。

## 第二章 毯制旅行包

我把一两件衬衫往我那只毯制旅行包里一塞，挟在腋下，便动身前往合恩角和太平洋。离开了古老的曼哈托斯城。我按时到达了新贝德福，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我听说那只驶往南塔开特的小班轮已经开出，要到新贝德福，得等到下星期一，我真是大失所望。

大部分新手在奔赴苦刑般的捕鲸航行时，总是在新贝德福这地方打尖，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开始他们的捕鲸航海之行。可是，就我来说，我没打算这样做。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出航就要坐一条南塔开特的船，因为与那个著名的古岛相关的东西中总有点什么是那么美好，那么热闹，也非常惹我喜爱。还有，虽然新贝德福最近已逐渐独霸捕鲸这一行业，虽然可怜、古老的南塔开特在这方面已是大大落后于新贝德福，然而，南塔开特毕竟是伟大的捕鲸业的伟大发源地——是迦太基的泰雅；——是第一条死鲸搁浅被拖上岸的地方。那些土著的捕鲸者，那些红印第安人，最初乘坐独木舟去追击大鲸，除了从南塔开特出发，还会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那第一只冒险驶出的单桅帆船——据说船上载有从国外运来的鹅卵石子去投掷那大鲸，以便发现他们在船头使用鱼叉的距离——除了从南塔开特出发，还会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好了，在我动身到我的目的港去之前，我得在新贝德福呆上一夜，一天，又一夜；此时，我到哪里去吃饭睡觉，便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天晚上夜色朦胧，黑暗阴森，寒气刺骨，了无情趣。而且在那里无一故人。我急迫地用钩具，搜索了我的口袋，只抓出了几个银币，——我肩背旅行包，站在一条阴郁的街道的中央，向北看看一片阴沉，向南看看一片黑暗，我自言自语地说，以实玛利，不论你到哪里去——到你的智慧帮你决定的无论什么可以过夜的地方去，亲爱的以实玛利呀，你可一定要问问价钱，可别太挑剔呀。

我迈着犹豫的步子在街上踱来踱去，走过一块“十字鱼叉”的招

牌——可是，它看上去太昂贵，太快活了。我再走过去，从那“剑鱼客店”的光亮的红窗中，射出了强烈的光芒，似乎要把屋前堆积的冰雪融化了一般。在那条坚硬的沥青人行道上，到处都结满了十英寸厚的冰——我的脚一碰到坚硬的突出物，就觉得更为困乏，我的鞋底经过一番艰辛无情的服役之后，那状况已经是悲惨之至了。太昂贵，太快活了，我一面停下脚步，看着街上的一片光辉，听着店里叮当作响的玻璃杯声，一面又这么想着。以实玛利呀，走吧，我终于对自己说；你没有听见吗？从这屋门走开吧；你这双破靴是走不进去的。于是，我又继续往前走。我本能地循着那些把我引向海边的街道走去。毫无疑问，那里即使没有最令人愉快的客店，却一定能找到最便宜的歇息之地。

多么可怕的街道啊！两旁见到的不是什么房子，而是一堆堆漆黑漆黑的东西，偶尔这里那里也能看到一点烛光，看上去却更像坟墓里的鬼火。在夜里这般时分，而且又逢周末，城区的这一带是阒无一人。但是，隔了一会儿，我看到一线弥漫着烟雾的亮光从一座矮阔的屋子里射出来，屋子的门也像是邀人人内地开着。那屋子样子简便，仿佛是供公众使用的；因此，我就向里面走去。刚一进门，我就给门口的垃圾箱绊了个筋斗。接着是尘土四起，令人窒息。哈哈！这些灰尘是从那被毁的城市蛾摩拉飞来的吗？我心里这样想。可是，人家为什么叫“十字鱼叉”和“剑鱼客店”呢？——对了，这里肯定需要一块“陷阱”的招牌。我自己爬起来，听到里面传出一声高喊，便匆匆进去，推开了第二道内门。

这倒像是伟大的黑人议会在拉非特召开会议。百张黑脸成排地转过来，凝视着；再远一些的讲坛上站着一位执掌命运的黑天使，拍击着一本书。原来这是个黑人教堂；那个传道者所讲述的是地狱的阴森可怕，地狱里的悲泣、恸哭和咬牙切齿的情形。哈！以实玛利，我嘟哝了一句，赶紧退了出去，这真是“陷阱”招牌下的无法容忍的招待。

我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昏蒙蒙的灯光，又听到空中有凄凉的嘎吱声。我抬起头，看到门口上面晃着一块招牌，漆着白漆，隐约显现出高高喷起的水雾，下面写着“大鲸客店

——彼得·科芬”<sup>①</sup>。

科芬？——大鲸？光就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来说，就有几分凶兆，我心里想。但是，据说，这是南塔开特那个地方的普通姓氏，我想这个彼得就是从南塔开特来的移民。因为灯光是那样昏暗，当时那个地方又显得十分寂静，加上那间仿佛是从某个失火地区的废墟中搬运来的就要倒塌的小木屋本身的样子，还有那块摇晃不止的招牌发出的听起来就是赤贫的叫声，我估量这是一家价钱便宜的客店，而且还一定有上好的土咖啡。

那真是一个古怪的地方——一座尖顶的旧房子，有一边可以说是患了半身不遂，悲哀地歪斜在那里。房子座落在一个无遮无挡的街角上。在那里，狂风友拉革罗在不停地呼啸，比起颠簸保罗的那只可怜的小船的暴风还要凶狠。然而，对任何一个呆在屋内、双脚悠闲地搭在火炉架上、准备上床的人来说，友拉革罗却是一种非常舒适宜人的和风。“要判断那种称为友拉革罗的狂风是好还是坏，”古代的一位作家说——我手头恰恰有这部作品的孤本——“那会因你是从一扇冰冻全在外面的玻璃窗里看它，还是从那剽悍的死神，惟一的装玻璃的家伙所做的没有窗框，里里外外全是冰冻的窗口去观察，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景致。”非常正确，当这段用古老的黑体字写成的文章在我心头闪现时，我想，这推论不错呀。是的，这对眼睛就是那两扇窗子，我这身体就是那座房子。然而，可惜人们都不去塞住那些大小缝隙，却在这里那里塞着一点棉花。但是，现在要想作任何改进都已经来不及了。宇宙的构筑已经竣工；压顶石已经砌好，刨花木屑也早在百万年前就给装车运走了。可怜的拉撒路躺在那里，头枕路缘石，牙齿啾啾打战，浑身的颤抖把他身上的破布片都给抖掉了，他也许要用破布堵住双耳，用一颗玉米核插在嘴里，然而，这也挡不住那狂暴的友拉革罗呀。友拉革罗！那个身穿紫袍的老财主说——（后来他穿了一件颜色更深的紫袍）呸！呸！冰雪夜是多么美丽，猎户星座是多么光彩夺目；北极光是多么明亮！让他们去谈那一年四季如春的

<sup>①</sup> 店主姓科芬(Coffin)，这个词意为棺材，本书叙述者在下文中所作的——番联想即对此而发。

东方气候吧；给我一种特权，让我用自己的煤火来创造自己的夏天吧。

但是，拉撒路是怎样想的呢？他向着那壮丽的北极光举起那双冻得发青的双手能感到温暖吗？难道拉撒路不情愿到苏门答腊而情愿留在这里吗？难道他不是更情愿顺着赤道一躺，甚至，天晓得，干脆钻进火坑，以避开这冰天雪地吗？

那个拉撒路现在就应该顺着路缘石躺在那老财主的门口，这可比泊在摩鹿加群岛边上的冰山更为奇妙呢。可那老财主本人呢，他像沙皇一样也住在由冰冻的叹息造成的冰宫里，而且因为他是禁酒协会的会长，他只喝孤儿的温热的泪水。

不过，现在用不着这样哭诉了，我们就要去捕捉大鲸了，还会遇上更多类似的事情。我们还是把靴子上的冰刮掉，去看看“大鲸客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吧。

### 第三章 大鲸客店

当你走进那尖顶的大鲸客店，你会发现已经置身于一个装有老式壁板，低矮宽阔，弯弯曲曲的进口处了。它使你想起过去装运犯罪之人的船的舷墙。在一边的墙上，挂有一幅硕大的油画，整个画面被熏得漆黑，难以辨认。在那种不均匀的交叉的光线里去看，只有对它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做一番系统的审察，再向邻里仔细请教一番之后，你才能多少理解它的含义。画面上的团团阴影是那样不可释义，在开始的时候，你简直会认为那是在新英格兰的逐巫案时期，某个胸有抱负的青年艺术家力图勾勒出一幅着魔后的杂乱无章的景象。不过，凭借认真的思考和反复揣摩，尤其是借着打开进口处后面那扇小窗后进来的光线，总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一种主题，不管多么蛮野，倒也不无理由。

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在那画的中央，有一团又长又黑又软，其兆不祥的东西，翱翔在漂浮着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气泡中的三根暗蓝色的直线上。这真是一幅沼泽般、湿漉漉、摇摆不息的图画，足

以教一个胆小鬼精神错乱。然而，它又有一种无限的、远不可及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崇高，足以使人画前止步，直至你不由自主地发誓：非要找出这幅奇特的油画的含义不可。时而你会产生一种豁然开朗，可惜又是容易诱人上当的想象。——是午夜风暴的黑海。——是四行的闯墙之争。——是遭到破坏的石南灌木。——是极北乐土的冬景。——是时代老人封冻的溪流在解冻。这种种想象最终还是屈从了那画中的预兆不祥的东西。一旦查明那东西，其余一切便昭然若揭。不过且慢，它不是隐约像条巨大的鱼吗？甚至就是那种大海兽吗？

事实上，这位艺术家的构思似乎是这样的：这是我自己的最后结论，多少也是根据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综合意见得出来的，因为我曾与他们就其主题交谈过。这幅画画的是——一只在强烈的暴风雪中绕合恩角航行的船；这只将沉未沉的船，只剩下了仍可见到的卸下篷帆的桅杆在那里起伏翻腾着；同时有一条被激怒的大鲸，试图跃到船上，它正腾起那巨大的身躯，扑向那三根桅杆。

进口处的对面的墙上，挂满了一大排具有异教色彩的、怪异的棍棒和枪矛。有的密密麻麻地镶有像牙锯似的闪亮的牙齿，其他的饰有簇簇人发。有一支是镰刀形的，装有一支大手柄，形似一架长臂刈草机疾扫过后，在新刈过的草地上留下来的弓形痕迹。你一边看，一边不禁直打寒颤，不知道是什么怪异的食人生番和野人才会用这样一种劈斧似的、吓人的家伙去干那杀人的勾当。在这些东西中还夹杂着一些全都已经破烂失形、发锈古旧的捕鲸鱼枪和标枪。有的还是传说中有名的武器。五十年前拿单·斯温就用这支本来是长形的、如今已经曲不成形的鱼枪，在一天里杀死了十五头鲸。而那支标枪——现在已经像支螺丝锥了——在爪哇海投下以后，给一条大鲸带走了，好几年以后这条鲸才在距布郎可角的洋面不远的地方被人杀死。本来标枪头直戳在靠近鱼尾的地方，但它却像一银针永不停息地在人体内游历一般，足足跑了四十英尺的路程，最后被发现深嵌在那头鲸的背峰里。

穿过了这个昏暗的进口处，又穿过那边的低拱形的通道——这一定是用古代那种通遍各处的壁炉的中央烟囱剖开来做成的——就

走进了那客店的堂屋。这地方还要昏暗，上边是低矮、笨重的梁木，下边是旧得起皱的厚板，简直使人以为踩在了一只破船的船尾座位上，尤其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使人以为这条陷入绝境而不得不抛锚的破旧方舟，正在不停地剧烈地摇晃。堂屋的一边，摆着一张又低又长的、架子似的桌子，上面摆满了破裂的玻璃器皿，里面塞满了从这个辽阔世界里遥远的角落搜罗来的、尘封的奇珍异宝。在堂屋的远角，有一间突出来的昏黑的房间——酒吧——试图做成一条露脊鲸的鲸头。就算它像个鲸头吧，那边还矗立着一大块鲸的拱形颌骨，那拱形的宽度，简直能跑开一辆四轮大马车。里边有许多破旧的架子，放满了许多旧细颈盛水瓶、普通瓶和长颈瓶。就在这可速致人命的大嘴巴里，有一个枯槁的小老头，活像那被诅咒的约拿（人们的确这样称呼他）在忙碌着，为了水手们的钱，他高价出售着妄想和死亡。

可恶的是他那些装酒的大杯子。虽然外表上是个真正的圆柱体，可是，那些讨厌的玻璃杯子的里边却狡诈地往下逐渐缩小，一直缩到骗人的杯底。在这些拦路贼似的酒杯四周，还粗拙地凿刻着平行的格子。倒到这一格，只需一便士；再倒到这一格，再加一个便士；依此类推，直到倒满这一杯——这种合恩角的量器，使人一口就可以喝下一个先令。

我进去后，看到几个水手聚在桌旁，借着暗淡的灯光，正在仔细地观看各式各样的“解闷手工”。我找到了店老板，对他说我要一个房间，得到的回答是客房已满——连一张床位都是没有。“不过，稍等，”他敲着额头，又说，“跟一个标枪手睡一张床你不反对吧？我想你是要去捕鲸的，所以，你还是习惯一下这种事情为好。”

我告诉他说，我从来就不喜欢两个人睡一张床；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也得看看那个标枪手是怎样一个人。如果他（店老板）实在没有别的地方给我住，那个标枪手又不怎么叫人讨厌，那么，在这样冰冷的夜晚，与其再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去乱闯，倒不如勉强跟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睡一床算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了，请坐吧。要吃晚饭吗？——你要晚饭吗？饭马上就好了。”

我在一把老式的木制高靠背长椅上坐下，这把椅子就像炮台公园的长椅一样，全给刻画得一塌糊涂，椅子的另一头，有一位陷入沉思的水手在用他那把大折刀往上面添着新花样呢。他弓着身子，在他两腿间的木头上使劲刻着。我心里想，他大概在练习着雕出一艘张满篷帆的船，但只是没有多大进步罢了。

最后，我们中间的四五个人被叫到隔壁的房间里去吃饭了。那屋子像冰岛一样冷——连个火星都没有——店老板说他生不起火。什么都没有，只点着两支丧气的蜡烛，满是烛泪。我们不得不把短外衣扣上，用我们那冻得半僵的手把滚烫的茶杯送到嘴边。不过，饭菜倒满丰盛——不但有土豆，还有汤团；天哪！拿汤团当晚饭吃！一个穿着绿色的车夫外套的年轻小伙子，以一种可怕的姿势，全神贯注地吃着这些汤团。

“小伙子，”店老板说，“你一定要做恶梦啦。”

“老板，”我对老板说，“这就是那个标枪手吧，对吗？”

“啊，不是，”他说，看上去有点鬼祟可笑，“那个标枪手是个黑皮肤的家伙。他从不吃汤团，他不吃——他只吃肉排，而且爱吃半生不熟的。”

“管他妈的吃什么，”我说，“那个标枪手哪去了，他在这儿吗？”

“他一会儿就到。”他回答说。

我不由得对这个“黑皮肤”标枪手不放心起来。我反正打定主意，如果结果就是我们俩睡在一起，那一定要他先脱掉衣服上床，然后我才上床。

吃过晚饭，大家又回到酒吧间，这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便决定做个旁观者，来消磨这个晚上。

不多会儿，就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声。店老板蓦地跳将起来，嚷道，“那是‘逆戟鲸号’的水手。我今天早晨就看到它在海面上放信号；三年航程，满载归来。好哇，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斐济岛最近的消息啦。”

进口处响起一阵杂沓的水手的脚步声；房门呼地被打开，拥进了一群水手。他们身着毛茸茸的值班衫，头缠毛围巾，全都穿得破烂不堪，络腮胡须上全是冰茬，好像是突然闯进来的拉布拉多熊群。他们



刚下船，这是他们上岸后走进的第一座房子。难怪他们都径直朝着鲸嘴——酒吧——而去，那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约拿殷勤地张罗着，不一会儿就为他们斟好了酒。其中有一人抱怨说他头部中风，听到这话，约拿便连忙为他用杜松子酒和糖蜜调了一付沥青似的饮剂，并发誓说，不论什么伤风感冒，加答儿，不管是老病新疾，也不管是在拉布多沿海得的，还是有一座冰岛的顶风面得的，包管一服就灵。

不久，酒力开始在那伙人的身上发作了，就像通常那样，刚上岸的水手，哪怕是喝酒海量的人，也难逃此劫。他们开始蹦跳，非常吵人。

但是，我看出其中有一人不大跟他们搅在一起，虽然他表面上不愿摆出一副庄重的脸色来扫他的船友的兴，然而，总的说来，他尽量不像其他闹得那样厉害。这个人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既然那些海神已经决定，他就要做我的船友（虽然就这个故事来说，不过是个同榻睡伴），我想在这里冒昧地将他描绘一番。他身高足有六英尺，双肩宽大，胸部像个潜水桶。我平生很少见到肌肉这样发达的人。他的脸是深棕色，被太阳晒得漆黑，衬着一口耀眼的白牙；但在他那双眼睛的两道阴影中，却浮现出一种似乎是使他惆怅的回忆。他一开口，就让人听出他是南方人，而且从他那漂亮的身材来看，我想他一定是弗吉尼亚州的阿列根尼亚山一带的高大山民。等到他那些同伙的欢乐达到高峰时，这个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这样，直到他成为我的海上船友后，我才又见到了他。可是，他走后没有几分钟，他的伙伴们想起了他，看样子由于某种原因他似乎是他们中间很有人缘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放开嗓子喊着“布金敦！布金敦！布金敦哪去了？”冲出屋子去追他了。

时间已是九点来钟，一场狂欢之后，屋子里显得异常寂静，我为我在那群水手进来以前不久我突然想到的小计谋而感到庆幸。

没有人愿意两人共睡一张床。老实说，就是你的亲兄弟，你也不愿意跟他睡在一起。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人们在睡觉的时候，总喜欢幽居。至于跟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客店里，而且还是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而那个陌生人又是一个标枪手，那样你的反感就会无限地增长。难道因为我是个水手，就得两个人睡